

# 执命向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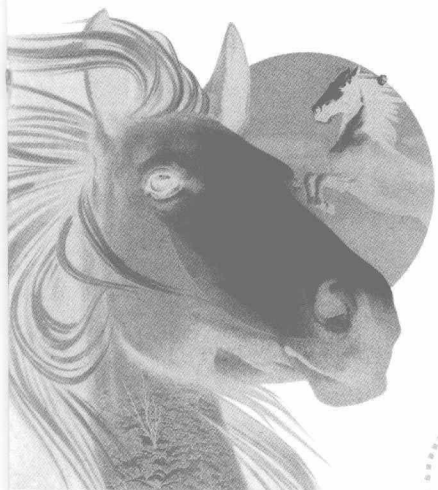
● 张子选

独行者丛书



敦煌文艺出版社





独行者丛书

★敦煌文艺出版社

执命  
向西

●张子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命向西/张子选著.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  
(独行者丛书)  
ISBN 7-80587-558-8

I. 执…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7602 号

独行者丛书

书 名 执 命 向 西

---

作 者	张子选
责任编辑	刘兰生
装帧设计	刘惠星
插 图	闻易道
出 版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发 行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甘肃新视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200
书 号	ISBN 7-80587-558-8/I·495
定 价	16.00 元

---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指认一个远方（自序）

西部于我，是属于一个人不得不在那里生活乃至羁留多年的地方。可以打个比喻，这就像北方化雪的季节里我不得不去穿的惟一一双干爽鞋子，脚踩在里

面虽不舒服，而且嘴里也一直没完没了地抱怨着，但却毕竟用它赶完了一段此生应了的行程，内心中最终的欣慰也是可以想见的。在哪方水土上做怎样一个人，仿佛今生今世是以整个生命约定好了似的，并不能由我随心所欲。姑且信了“人的一生只是为了完成属于他自己的那部分命运”这句话，有时即便自己也会由此生发出些许的遗憾来，但也仅止于“有时”而已；时至今日，大体上我对无论环境如何、际遇怎样都仍然属于我的那部分人生遭逢，还是愿意悉心领受的，多半出于亲情所系、衣食所在的缘故。我想这就是我的西部命了，仿佛蜗牛背上重重的壳，完全是躲不开逃不掉的事情。

有感于自己二十一岁上就去了西部，在那里寂寂寞寞混



生命向西





满了六年才折回兰州做了个大城市的小市民，所以在情理上比较看得惯人生平稳朴素简单的一面，所以对西部那种天宽地阔，没有利益忧心、竞争催迫，在做人方面没有丝毫逞强的意味就格外地留恋起来。所谓西部人生，多一半是含有世间种种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著的处世态度在内的，虽然也总有些需要坚持乃至硬撑的细节在里面，但取舍的对象常能做到单一恒久。比如爱情，自古以来无非是匹夫匹妇之间微不足道的喜悦与悲辛的统称，西部人讲究的是从一而终的豁得出去，讲究是一鼎一镬的鸿蒙共度以及一蔬一饭的天长地久，虽然活得内容微小但却不失其隽永。好在找去了人生的一切浮华，活来活去也不过“食色”二字，于是我这样说，倒也不影响都市文化有关现代爱情观、家庭观的试探与发展。

前两天翻看影集，无意间理出一组几年前在西部拍的有关骆驼客生活的旧照片来。其中一张拍的是斜阳之下行进中的驼队，在空空的戈壁上蜿蜒成一线。近景中有一妇人头戴绿色方巾安坐于一峰高大的驼背上在给自己怀抱着的幼儿哺乳，而远景的驼队尽头则又有一个男子垂着头背对着我引领着整个驼队在朝整幅照片的深处行进。对着这张我当初命名为《家》的照片我愕然了许久：背景中橘红色的夕照铺天盖地，有苍茫的感觉；而对于由这支驼队所维系着的那一家三口而言，家的意义是与永远走在路上分不开的，因而也就有了一点原始的悲怆。由此，我想起了这些年来迫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一点点放弃掉的有关爱与家的怯生生的初衷——希望与我所爱的人共有一块天一块地，无论这块天多么狭促，这块地多么荒凉，共享一份生活的负重，怀里各揣着一副碗筷，手里却能像拉骆驼的人那样牵着一个共同的命运：白日里随时准备共赴同一条人生的漫漫长路，深夜时还可以为世界共守一盏清灯，甚至含辛茹苦地替人间拉扯大一男半女。如此想来，对生命的感觉虽然有时也不免会带几分艰辛与孤

零，仿佛另有一丝微妙的牵挂尚未弃绝，但那种只愿平生爱一人的舍得，忙于度命中的彼此牵绊又相互扶助，却总会使人品尝出一种味永难言的感念之情来。

我的多一半生活观，都含有笨重务实耐用的成分。比如我喜欢老式的家具，其色泽与造型的古朴儒雅，体积上的能装能盛，兼有怀旧及天长地久的性质。活人毕竟不是一次可有可无的表演，目的决不在于要让别人受过很大震动后回家，这就是我对西部生活存有过多怀念与向往的原因。那舒缓的节奏，宽阔的视野，多量而简朴的饮食，人与动植物的自然贴近，可以使人不致于把自己逼得那么紧迫、那么尖锐。如果西部人保不准什么时候也得为点什么着急发狠，也多数是出于为亲友、为生死、为情爱非如此不可。无论贩茶贩马贩驴的，还是淘金赶路打短工的，西部男人搁在心里的总是“城墙上跑马路不通，我走远路谁心疼”的疑问；尽管寒暑易节人生易老，西部女人常有“月亮在，星星在，人家都在你不在”的担心。同时有男人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戏剧性，就有磨难和麻烦，这点在西部不仅未能幸免，反而时常要被旷天漠地衬托得异常轰轰烈烈。西部的女人想一个男人可以想到“浑身的白肉想干了，只剩下一口气了”的地步；西部的男人牵挂一个女人可以牵挂到“一肚子的冤屈对谁说，一口嘛一声地唱哩”的程度；而男女相伴共此一生，讲的是那种“钢刀拿来头割着去，血身子陪你着坐哩”的舍命陪君子的赌命感，思之令人落泪。

多数人在人生事态方面，都不愿采取退休赋闲的态度，使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显得保守一点、从容一点。我们虽然相信有壮丽也有孤零，有热烈也有凄清，却宁愿去走极端，只喜欢和信赖人生虽磨难却亮丽，虽奔劳却无憾，既悲壮又超拔的一面。的确，当我从一本书里读完纳特·洛夫，那位又名戴德伍德·迪克的美国西部黑人牛仔英雄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时，也着实激动过一阵子。纳特·洛夫出生于田纳西一





个奴隶的茅舍中，十五岁到了接纳逃奴的达吉市，先做牛仔，最后死在竞技场上。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表演者，曾命令一名墨西哥酒吧侍者，招待他的坐骑饮酒，并且时常夸耀身上的十四处枪伤。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西部：“在那里，人的工作是在实实在在地干活，人的生命是在真真正正地度过，去见死神，就像去见他人。”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牛仔对西部生活奥妙的完美描述。只可惜一种准中国式的人格态度，比较排斥准悲剧式的英雄；而一种准中国西部式的人生观，则更偏向于信任人生的关口、生活的种种艰难是靠耐力而不是凭骄傲硬撑过去的。这就是中国西部历史上虽也不缺乏像罗巴藏人扎西次登和哈萨克杰特凯部落沙海都拉这样一些名震一方的传奇人物，但却始终没有被世人过分颂扬的原因。在中国，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功德昭著，而是因为依重个性名噪一时，其尴尬与无法善后的情形可以想见；除非是碰巧遇上了强邻压境、内忧外患的年月，所做所为兼顾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个方面，否则一切个人的努力就都失去了评价标准。

如此想来在中国古代，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在唐朝西出一趟阳关，也必然是肩负着有关国家存亡民族中兴之使命的，尽管去咏叹“西出阳关无故人”、“古来征战几人回”好了，这并不妨碍你有朝一日也睡进线装的典籍卷册。只是我奇怪，为什么在现存的唐边塞诗中，颂扬卫国戍边的篇章十分鲜见，而沉吟伤别怀远的词句却又比比皆是妇孺尽知呢？也许，人生飞扬的一面惟其激越才少有意味，而那苍凉悱恻的部分虽朴素平稳却更见情理。

世界上无论哪一洲哪一国的西部，似乎都是靠它伟大的过去而被世人所认知的。可惜咱没赶上好时候，即便是在中国西部我也骑过马，打过枪，寻过宝，探过险，谈过一次短命的恋爱，碰见过两三个小时候的仇人，路遇不平也曾试着君子动口不动手过，可始终感觉这些东西从来就构不成一个

人赖以成为英雄的依据。姑且信了“一人一马一条枪”、“独行侠江湖伏霸”、“夕阳、美人、驿马车”等等只是一连串的好词儿而已，至于生动的象征、辉煌的时日、撕心裂肺的爱情、血肉模糊的生离死别以及绝无仅有的作为，似乎都已被过去年代里的传奇人物们使用过了，而且枯竭了。所有一切都像是在表明，我们又到哪里去找能让一个人成为英雄的新主题呢？

好在，中国西部不是美国西部，我没法随便冲出门去逮住哪位姑娘的手握一会儿——也不管人家是汉族的春兰、哈族维族的古丽还是藏族的卓玛，然后就去闯荡世界，硬是要让自己单薄琐碎的一生轰轰烈烈一番。时至今日，我所传承的伦常观念和我所受的教育，也始终没有把我制造成一个不负责任的草莽英雄。说起来令人遗憾，但同时也包含着几分真实的欣慰在里面。在中国，似乎从来都不存在一个英雄主义的西部，尽管那里曾有过无数的英雄好汉。

当一个人的命运必须得跟一块地域牵扯在一起的时候，就难免会生发出一些虽琐屑却也不失丰富，虽无奈却也不失生动的细节来。河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河山，为了它的安定和强盛，洒得遍地都是鲜血、遍地都是热泪。整个西部的历史似乎从来都是一部夺了焉支又还了焉支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中原移民，就是顺从着这样一个历史，一步步向西跋涉了几个世纪，或屯田戍边或流亡索命，从未想到过停止奔波是什么况味。那毁家纾难时的一咬牙一跺脚，那情高义厚中的一横心一掉头，却也没什么好儿女情长的；只是被同胞或异族就那么捆着绑着押解着一寸寸向西颠踬，心里难免要生出一腔凄苦无告、热血沸腾的悲愤来。及至年深月久，子承孙继，谁也就说不准自己究竟是哪一方人氏了。有人说，西部人走路仍旧喜欢反抄着手的习惯，是其先人早年间习惯于迁徙途中被束缚被押解的象征，是一种耻辱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我却始终猜不出来，由一种纪念转化为普遍的







习惯，到底需要牺牲多大的自尊和隐忍？

我一直相信，有一种真实的西部面目，是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大迁徙大移民分不开的。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被迫放弃了故土感和文化背景的中原人，一代代该做的该经历的该体会的大概都差不多了，留下来的只是亲尝农牧社会的舒缓与踏实，是与各种困难作斗争以求生存发展中培养起来的勇敢、刚毅、吃苦耐劳与自主精神，以及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不屈不挠、忠于友情的行为准则。这些，就是所谓的西部魅力之所在吧。

生存的本质大致与地域无关。从前的西部人吃力勤勉地过了一辈子，所做所为，渐渐地清晰起来——无非是爬到古烽燧上点过一次狼烟，在祁连山北麓开过几亩薄地，在天山南北牧过三两匹瘦马；平生也有过六七个朋友四五个仇人，在嘉峪关外筑一堆篝火烤过洋芋，痴痴地想过“平生有亲爱，零落不相保”这回事，还到敦煌莫高窟拜过佛还过愿……后来就一切都过去了，似乎从没做过什么于家于国直接有关的大事业。尽管如此，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西部到底还是呈现在他们子孙后代的眼前了。如果说历史这东西有声音的话，也只能是编一段“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之类的小曲交给后人去传唱了：节奏舒徐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词句甜柔而怅惘，又像是细节含混的忧伤。虽说如此，惟一让我放心的是，所有这一切偏偏又都是西部！

而西部，至今仍是一个我曾反复指认过的远方，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远方……

目  
录

指认一个远方（自序）/001

生命档案：西部故事/001

宿命抑或悲剧意识/010

承担区域性文化的人们/016

关于文化：小城一条街/023

西北人/029

琢磨民歌/044

情歌问情/051

当永恒的价值浮现于人生表面时/061

漫天风声/070

野天鹅/079

关于历史：大槐树与出门在外的人们/087

羊在西北/091

与狗有关/102

夏天的事情/110

进入冬天/118

西部酒友/124

醉在冬季/128

家是什么/132

爱马者的旁白/136

命和马/146

我练习做人那些年/157

执命向西

0  
0  
1





- 为梦而死/165  
错的有理/169  
都是性别惹的祸/178  
想念江湖/183  
走过从前/189  
硬汉不跳舞/195  
等待心绿/199  
学会牵挂/201  
珍贵的尘土/205  
空出手来/207  
不忍轻言再见/209  
凡人可爱/211  
老碗平安/213  
令人感动的馈赠/215  
高处/217  
诚信感人/219  
用心生活/222  
生命是一种缘/224  
一个人的时候也微笑/226  
不让眼前空着/228  
  
哲蚌寺的喇嘛生涯/230  
神汉吉雄一家及其邻居/244  
象雄古国后裔文部人言说自身/260  
杂布琼草原的一天/278  
  
蒙古马及其他/296  
骑手消失/299  
精神的西部/300

## 生命档案：西部故事



那就是从前蒙族人曾经用来祭天的博罗转井巨大的平顶，一旦重新站在上面，我已往的一部分生活就会很清晰地再次展现在眼前了：我一度竖起衣领散步过的戈壁滩，惟因稀少而倍感亲切的树木，我用以品评各地景色的一小段街景，街边通常总拴着一些来自草原的马匹、一两峰风尘仆仆的骆驼。这多半会使我想起当地人向我讲的那些有关坚强的过去、英雄的作为、移民的艰辛以及小康人家朴素节俭美德的小故事。这些故事通常只告诉你一种道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长久等待，看来世上的一切事情都会变得通顺起来。这个道理几乎一语道破了整个西部人生活的寓意。

县上的惟一——班长途公共汽车，通常总在下午六点半左右开回县城来。届时，那位名叫忽麻儿的哈萨克青年司机照例会硬撑着白酒腌大了的脑袋，准确无误地摁响汽车喇叭。人们谛听着，马匹显得激动不安，狗吠叫起来。

汽车和马象征着流动：某人来了，某人走了。人们总能意识到这个小地方外面，还另有一番天地，天底下还有另一些人在某个大地方，干着一些妙不可言的事，但并不是谁都可以去试试。多年以前，本地发生的建县以来惟一一次谋杀，其作案杀手就是从那辆人们熟悉的，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上走下来的一个外乡人，现在人们谈起来，那有计划的阴谋依旧使他们害怕。也许正是因为有过惊讶与诡异吧，于是才有了对是是非非的评价，才有了明了，才有了对人生一切

执命向西

0  
0  
1





可爱的细枝末节那份极其靠得住的执迷。

对于绝大多数西部人来说，西部意味着许多东西：新的机会，笑傲江湖、萍踪浪迹的那份洒脱，逃避法律与道德谴责的“避风港”，有着丰富动物资源的游猎场所，从淘金、贩卖牲口和皮毛买卖中大发横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部诗、西部电影、西部歌曲，以及整个西部文化热的出现，使西部意味开始侧重于现代都市文化始终缺少的一些旧东西：简单而明快的英雄主义冒险行为，随遇而安、神游八方的生活方式，俯拾皆是、直截了当的爱情经历，一成不变、稳固牢靠的宗教信仰。现在的内地文化人之所以还会对这些东西如此津津乐道，多半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尽快参照西部对我们民族数百年来思想行为质量作新的估价的话，那么整个中国西部也将和甲午战争，“文化大革命”一样，会在一夜之间成为历史。

好，现在请允许我回过头来，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出发，继续咱们的西部话题吧。

不论从前的我现在在哪里，活得怎么样，总之西部是我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阿克塞哈萨克人都讲我勉强可以听得懂的哈萨克语，认同我的行为方式和做人标准；对了，还有敦厚而行动迟缓的娜阿莎帕（意即老奶奶）那诙谐而慈祥的眼神，小个人石头部落首领、著名的老歌手沙海都拉在正午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大街上唱歌时突然住口，以引起别人注意的习惯。这是一个西部人在日常行为中经久不变的特点，他们把世人的观感看作严重的事情，同样显示了西部人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英雄还是懦夫、酒鬼还是猎手、追女人驯马的好手还是别的什么一钱不值的东西），远比拥有万贯家财和一生的幸福重要得多。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当地人中，因为一点小病小灾而去跳崖自尽的人占的比例特别大，多半是由于经常生病往往会招致别人对自

己身体能力的嘲笑。

我在西部，在那座寂寥的小县城里，和那些因为干旱缺水而土壤龟裂的大草原上，始终没有听到过一首单纯抒情的民歌。这里的民歌无论长短，都要叙述一个或简单或复杂的故事。这里的生活荒僻，结构单一。这里的人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毕生崇尚人的行动，甚至与某些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对立，藉此体味人生。在他们眼中，一个人的某一特点、某一缺陷，都能暗示这个人的命运。烈马踢折的一条瘸腿受人崇拜，被许多骑手反复念叨着的某个女人被人尊重，原因之一或是她能干或是她漂亮；没有老婆，但却一生都在歌唱爱情的流浪阿肯（歌手，弹唱诗人），也处处受人礼遇。这代表着一定的对生存理解的功利目的，同样也集中体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热衷于某种活命方式、生存职业和做人义务，并为之呕心沥血的人的意义原型。我们往往可以透过这些原型，洞悉一个十分广阔的人生空间并产生一种纵深感，从而把握自己的生命层次，肯定人本身的价值。

人类似乎已经积淀了太多有关欢乐、希望和忍耐的往事，但我还是衷心希望我能从一则我在西部听说过的涉及一名哈萨克老妇人一辈子没结婚的故事里，品出一番别样的滋味来——

这么多年来，她不显老，因为那个男人离开她的时候，她还年轻，她说她可以等待下去。

她每天都朝远处眺望，也就每天都是远方。男人出远门的时候，总说自己还会回来，那个男人也是这么说的，为此，她不想衰老。

和她同龄的女人都已老成旧毡房一样温厚的老祖母了，惟独她没有。她似乎就知道：男人年轻的时候，每个指纹里都充满了风暴，他们总有理由迈出家门，嘴里狂喊着奔向遥不可知的命运。她依稀记得，当初远山的壮丽怎样倒映在他





固执的眼中，为这样的男人即使活上五百年，也不算太久太远吧。与其说那个男人离开她的时候还很年轻，毋宁说她后来等来等去，也就只记得他的年轻了……

其实，从前年轻过的男人很多，如今都因为自己的老婆走不动路了，如今都怕死了。好在她的男人没有。也许只有发誓不做丈夫的男人才能永远年轻得像一个上好的晴天（就像人们在西部荒原上随意抬起头来，便能看见一只兀鹰或者目睹一种预兆的那种晴天），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走很久和很远。故此，她内心的幽幽怨怨，常常随着微笑的舒展而灰飞烟灭。她似乎就明白，女人懂得男人的心思、悲愤以及伟岸那是女人的福气，但她显然忘记了至关重要的部分：爱，原本是不能恍如隔世、不能远适他乡、不能独善其身的呀！

终于，她冷不丁地老了，谁都感到突然——就在她得知那个男人，早已在远方做了父亲和爷爷的那个时刻、那一天。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自始至终没有道破它的真实含义。这使我不不得不对那种西部常有的、把两个孤寂的人生时常连在一起的看不见的力量，肃然起敬了。现在，我想聊聊等待是什么，正如哲人梭罗所说：“一件事情的价值是多少，等于个人目前和将来要付出的代价。这代价我们称之为生命。”这是不幸吗？那么什么是幸福呢？幸福也无非是一种认可罢了。

如果你有机会到牧马人的毡房，或者商贩的家中、猎手睡的地窝里做客，他们决不会问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过怎样的成功与挫折，将会有怎样的前途与归宿。生活在他们当中，人与人在做人这一点上绝对平等。想骑马就纵马飞奔，要喝酒就酩酊大醉。他们总用戏谑的口气谈我们认为最严重不过的事情，就是谈起他们在去年冬天死去的一匹曾与他们一起相依为命地走过漫漫风雪荒原的好坐骑，或者今年春天被白毛风冻掉的一只耳朵和几根脚趾也是这样。这是一

种超脱严峻的自然现实、肉体制约的浪漫气质，它来自于逐步完善的社会人格对悲惨与痛苦境遇的承受力。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他们总是神情专注地一再提到他们始终驯不服的某一匹烈马，整夜整夜地歌唱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得到的爱情。他们善于用失败的形式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前面谈到的那个有关等待与拒绝衰老的故事，即是一例），并藉此蕴积使生命的活力不至于衰竭的力量。他们每天面对的草原总是那么大，雪山总是那么远。他们如此这般地生活着，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世间痛苦与欢乐的形式有过一两次具有同感的体验，并且能通过这种途径，进而理解别人，理解人类悲哀与幸福的全部形式。

我从前在那里生活过的那座西部小县城，最初才只有一条街道。偶尔沿着这条街走下去，两旁总有不少西部文化形态中不可一日或缺的酒店和小杂货店，它们既是人们的主要交际场所，也是大家前来购买日常必需品的地方；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便会发现有女孩子神情茫然地靠在临街的窗前，看赛什腾山故道上来的马帮起货，或者听让故道累坏了的骑手，把自己像汗湿的衬衫那样，摊放在鞍垫上寂寞地唱歌；而更多的女人，便会在这时坐在自家门前，扯着一根恩怨所结的丝线，在绣一只男人的鞋子，虽说这鞋子，没准会有一天要走遍世界。可天底下到底有多少对男女曾经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过誓，约好了分手之后各人再也不许发生别的事了？何况赛什腾山故道那么难走，让心远远地跟定一个人，然后再唱那个人，唱那个人再也没有回来只好让自己另嫁别人、迅速衰老。没准这其中就有了某种需要刻意隐忍的东西，而那些显而易见的方面（比如名正言顺地嫁给谁）又含有多少无可奈何的成分呢？

简而言之，人对自己良心法则的皈依，终究是以牺牲个体意识的自身完善作为代偿形式，进而最后完成的。这道







理适用于每个人，也同样适合于生活在西部的那些男人与女人，并且最终也将适用于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有关一位别人的妻子，和一个遇难男人的故事——

他说爱她，然后遇难，那时她已是别人的妻子了，对他来说她很遥远，就像一代又一代人的目光，始终无力于翻越的一座远山。男人总是翻不过所有的山去，这是做男人的悲哀。

他爱她，这使她心里时常涌起一种感动、一种遗憾。可惜太晚了，相见相知都来得太晚太晚了。有如风暴谱写过的岩石，他身上的每块肌肉都为此凝结苦难。他只能选择一个美丽的角度，把她看成一棵使人流泪的远树，把她抒发成一声灼人肌肤的长叹。

第九十九次遇见她，他开始相信一种预感：他从一座女人模样的危崖上失足坠落，无怨无悔。是的，他爱她的时候，她真远、山真远。他说，必须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再翻一趟赛什腾山，路远点就远点吧，反正他单身，可以和他的马帮走得随意和简单一点。

说起来，中国西部到底不是美国西部，黑风暴也不是蒙面大盗，这使得草原上的男人，不能像美国西部奇侠那样，吻完一个姑娘就去闯荡世界，然后成为英雄。至少，从头到尾他就不像个英雄，况且他爱上她时，她已是人家的老婆了；况且他还有他该干的一切，比如牵着他的马远远地走开，她的存在既是他的幸福同时也是他的痛苦。

三天以后，风传他已遇难，她当时难过地想，这跟爱有关。

入夜，大风雪来得很晚，电灯亮到很晚。她发狠似的拥抱，弄醒了熟睡的丈夫，丈夫嘟囔着翻了个身：“真他妈烦死人了。”

人人都说她是个好妻子，只有她自己知道那遇难的男人，在她的心里在她的记忆中将会活到她再也撑不住自己的那一天，甚至还会更久一点……

我们不是时常在思考吗，人类某些永难愈合的创伤，为